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二十回 花榜開名媛書上考 蕙歌唱壽母返重泉

卻說知二陪著蘭生在城中縣試，直到十二月二十二日方畢。正案出來，又占了一個第二名。孫伯琴、孫仲蔚、喬介侯均來賀喜，說明年必定喝喜酒了。接著有一個美國姑娘從日本國來申，帶著一個日本姑娘名玉田生的，拿著秋鶴寫的一封信來尋介侯。介侯知是與秋鶴相識的，玉田生也是秋鶴在箱館時所眷。雖均是門戶出身，看他的人卻溫文爾雅，頗能說中國南北的官話，玉田生更知中國文理，要住在介侯家裡。介侯接見了之後，引到書房，談論一番。果然兩人京話極好。看官記得，斷腸碑中男女人物，雖籍貫不齊，卻都出過遠門，官話極好的，所以相聚一處，各說官話。雖偶然稍雜土音，尚能明白。此次介侯與玉田等相敘，亦說官話。玉田說起要住介侯家中，介侯道：「這個那裡能夠呢？我同你們想個法兒。」因問道：「你們船到時候，海關西人曾來查過沒有？」玉田生道：「查過了。」侯道：「你們外部的照會在那裡？」馬姑娘道：「藏在箱中，註冊過了，他們命我們不要到內地去。要到內地，須去領中國地方官保護的照會。還要咨照中國地方呢。」介侯道：「這是交涉和約的條例，不過離此百里的內地，是不要緊的。你們現在住在我家，也不方便。我同你出一個法兒，那靜安寺的南首楊家鋪，有一家西洋人開的酒館，也就是外國青樓。先前裡頭有四五個西洋姑娘，也是陪客的，他禮拜六同禮拜兩日，生意極好。現在他們回去了，房屋空著，你們還是到那裡去開個酒館，順便做做生意。一個月也有幾百銀子，盡可使用。若是願意，我就同他去說。」馬利根自己一想，若在租界租起房子來，同玉田生另樹一幟。一則人生，二則費大，不如到了酒館，好的多住住，不好的另作計較。於是當時應承了。介侯就領他二人去謁見房主，那房主係西洋人，見他二人面目不惡，倒賞識起來，極口應允，並許代攬生意。介侯、玉田生、馬利根甚喜，約定明日搬進。是夜二人暫住介侯家中，並命人到輪船中取了行李來。次日僱車兩乘，遷了進去。介侯忙了一日，晚間空了，便來尋洪聃士，要同去送蘭生回家。聃士笑道：「不勞費心，他前日已回去了。」介侯道：「怎麼這等要緊。」聃士道：「我恍惚聽見老太太太不自在，前幾天有了寒熱，腰裡頭要生什麼外症呢？」介侯道：「有了年紀的人，那裡能吃這個苦？你在那裡聽見來的？」聃士道：「我昨兒在綠芭蕉館金幼青處，他說早上湘君要去望望老太太，特差人到蘭生寓裡。蘭生已回去了，我們何不到湘君那裡去問一聲兒？」介侯道：「也好。」遂同到漱藥■來，舜華接著，笑道：「姑娘同林燕卿姑娘去望顧老太太的病了。」介侯道：「這等不巧，我們兩個人去看吧。」聃士道：「也好，我們去了回來，同你到綺香園去。新來一個校書姓蘇，前兒我同他畫了四條畫幅，這回可以去訪訪他。」介侯道：「罷喲，你休作這個妄想！你可記得那一天一個姓王的同伯琴去訪他，碰了釘子，回來說要助妝錢，這裡走的都是雅士，還須要認得的同來，把個姓王的氣得半死，伯琴也只得搭訕著回來。」聃士道：「這個園聞說是一個武員的，為何他占了去呢？」介侯道：「大約是武員賣給他的，他有聲名，又有錢，本來也不要接客，就便高些位置，也不妨的。可惜我們不認得，要是認得了，同他談談，倒勝似選舞徵歌幾倍呢！」聃士道：「聞得碧霄同他要好，可惜碧霄人不知到那裡去了。要是在這裡，就叫仲蔚同碧霄去說，請碧霄轉作介紹，也倒妥當。」介侯道：「如過真要去，我倒有法兒。」聃士道：「怎樣法兒呢？」介侯道：「他不是喜歡筆墨的麼？我們做了幾首稱頌他的詩，說他好，我們就自己眨屈些。再費上幾兩銀子，不怕他不見。不過我們要先給他考一考，倒都不願意的。」聃士道：「這倒不妨，若女學生果然名下無虛，我們給他一個門生帖子也願，恐怕名不副實，我們倒上了當了。」介侯道：「不要談了，橫豎他未必到別處去，再說罷。我們且到顧宅去。」於是坐了馬車逕到顧宅中，只見伯琴、仲蔚、知三、獻之都在那裡。相君同燕卿在路上相遇，已回來了。二人到內書房，就問問病，蘭生也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多謝勞駕，家祖母的病恐難保呢！」說著眼圈兒紅了，二人本要進去，知三道：「我替你們說了罷，老太太怕人同他說話，他只有自己嚷的，你們也不必進去，得便兒同你回一聲罷。」二人只得罷了，又勸慰蘭生一番。同著仲蔚回來了，路上說起這位蘇校書，仲蔚道：「回去我給你一件東西看！」介侯問：「是何物？」仲蔚道：「此時不要問，回去你看了就知道了。」於是到了小東門下了車，付過車錢，進仲蔚開的舖子裡，在小賬房坐了，學徒送上茶來喝，仲蔚就到書箱裡去取出一個白折子，送給介侯，說道：「你們去看罷。」介侯、聃士就在桌子上展開一看，上寫著多校書名字，因從首行看起云：

預擬乙未春季申江花榜並引

上清選夢，難除結習於狂郎。小隊嬉春，浪擲芳情於歡。子蘭凝菊瘦，鑄入腸根。燕姁驚嬌，放開眼界，則有東樓妙選，北里名妹，擅碧玉之瓏。學紅兒之宛轉，畫樓寫韻。修慧業於三生，綺席徵歌。通靈心之一點，或珠圓；如有意，旖旎纏綿。或草種忘憂，風流倜儻。清氣獨鍾於巾幗，仙班共集夫霓裳。若教駿骨牽鹽，燕脂覆井，茵飄囹辱，誰知名下無虛，粉怨香愁，未免情根可惜。用是評量甲乙，分別驪黃。合環肥燕瘦之紛羅，定盧後王前之妙品。雖靈威滄海，乃有珠遺而卞氏荆山，不難玉獻疑。浣苧蘿之水，同居兜率之宮。南部搜珍，東風在網，豈若狂郎好色？但吟韓壽偷香，須知吾輩鍾情，定許汪倫及第。

介侯道：「這個小引，倒也有趣，不知誰人手筆？」仲蔚道：「你再往下看。」二人又看道：

幽貞館蘇韻蘭後改蘭■典雅聰明，纏綿幽潔。文章魁首，仕女班頭。

加評

詠絮前身落花，今日人皆好色，我獨憐才。

介侯笑道：「這個大約就是綺香園主人了，原來號叫韻蘭。」聃士道：「我同他書的就是幽貞館，寫韻圖四條迸在一氣，合景的，倒受了他的潤筆。」仲蔚道：「據一個姓嚴的朋友說，這位蘇校書非但玉潤珠圓，有林下風趣。那詩詞歌賦，無一不精的。寫得一手褚字，畫的山水，純是倪迂派致，所以大家稱他叫蘇學士。就是不肯歌唱，他自己書的幽貞館寫韻圖，題詠極多。訪他的須先獻一詩以定去留，所以俗客不大喜他，他借此省卻無數應酬。」聃士道：「原來有許多曲折，今年已逼歲闌，恐怕大家有事，明年必得要丟丟臉，只怕考不中也是難的。」介侯道：「他的貞字總不妥。」仲蔚道：「我也問過姓嚴的，他說別有隱情，不肯說。不過留客過夜，實在未曾見過，便就留宿也是分牀各夢，所以他有一方圖章，鑄著「雲雨巫山枉斷腸」七字。他說貞字是貞靜之貞，吾想雖是強辯，大約貞於心不貞於形耳。」介侯笑道：「不貞於形，怎麼貞於心？」仲蔚道：「那是我的意思。」聃士道：「不要議論了，再看底下第二名罷。」於是大家又看道：

彩虹樓馮碧霄，豪情媚態，俠骨仙心。飛燕驚鴻，超凡入聖。

漱藥■謝湘君，即湘娥，披一品衣，抱九仙骨。雅人深致，名下風流。

棠眠小筑萬文玉，芍藥籠煙，海棠沾雨。春心跳脫，軟語溫柔。

韻香館金素雯，豪能作俠，醉合乎仙。亦虐亦莊，有聲有色。

寒碧莊陳秀蘭，是如意珠，是稱心玉。龍跳魚窟，鶴立雞群。

鬧紅樹林燕卿，(即代玉)七寶裝成，三生修到。猴山之鶴，華頂之云。

聃士道：「燕卿住的名瀟湘館，這個名差了。」仲蔚道：「瀟湘館是舊名，他叫黛玉時候，用這個還配。今已，改了燕卿，所以湘君同他改了鬧紅樹，你看倒還切他這個人呢！」於是再往下看：

延秋樹謝珊寶，柳腰楚楚，蓮步姍姍。不御釵華，自饒馨逸。

綠芭蕉館金幼青，吹氣如蘭，團肌欲雪。新妝宜淡，素面宜嗔。

天香室謝秀英，月滿雲舒，花濃雪聚。東嬌善昧。西子工顰。

織雲居林玉英，白雪陽春，曲高和寡。愁春宜默，逢怒宜嗔。

雙清館謝秀蘭，回首留顰，捧心駐媚。若納冰館，若轉丸珠。

聚英樓陳織雲，■誇容修態，纖骨濃華。可以療饑，可以醫俗。

仲蔚道：「我說這織雲同林玉英的地方，應該對換。」隄士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仲蔚笑道：「玉英住的織雲居，明明是陳織雲住的，陳織雲反住了聚英樓，不該更換麼？」介侯笑道：「這織雲我也相熟，品格是極好的。現在住清和坊，上月在人家遇著，還叫我去呢！」因又看道：

日新居林寶玉，靈透犀心，巧合鸚舌。梅花逸品，蘭芷清愁。
蒼芳仙館林寶琴，玉質珠胎，冰心繡口。吳宮鄭旦，仙闕雙成。
■陀羅館林小紅，寶月祥雲，明珠仙露。芳逾散麝，色茂開蓮。
牡丹台史月仙，天半驚鴻，花間瘦蝶。嬌難自主，弱不勝衣。
華雲仙館王寶珍，骨秀神清，情親意遠。落落欲往，矯矯不群。
佇月山房林桂蓀，向日芙蓉，臨風菡萏。回眸一笑，百媚俱生。
揖仙台鄭雲芬，豔麗風光，雍容華貴。十分濃鬱，一品神仙。
留春小樹姚寶雲，慧質聰明，清談俊雅。掌中飛燕，花下嬌鶯。
洗桐居胡潤卿，是解語花，是忘憂草。鈴園個個，玉山亭亭。
桂窟左翠玉，西府海棠，靈和楊柳。飲飲在抱，濯濯撩人。
眉影樓鄭幼紅，淡如對菊，弱不勝衣。海棠怨秋，湘芷流逸。

通共二十四人。隄士道：「不知誰擬的，這個可憐生！為什麼不署名字？」仲蔚道：「這是我一個朋友轉輒托人抄錄來的，也不知道擬的人姓名。」介侯道：「這些人我認得一半，還有遺漏呢！」仲蔚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此地名花數千，那裡選的公當！我也擬上兩個人，一個叫陳媛媛。」介侯道：「你寫出來。」仲蔚就寫了出來，二人看時，但見上寫著：

初蓉館陳媛媛，豔影搖搖，嬌光致致。柔荑荀荊，細步蓮輕。
暈紅樹吳筱紅，香草閒愁，落花新怨。前身詩婢，今日情魔。

介侯笑道：「我把兩個人也續上了，滿了雲台功臣之數。」仲蔚道：「你續的誰人？」介侯就取紙筆寫了出來，二人看時：

玉田生，幽谷清香，瀛州仙和。二分明月，一朵柔云。
馬利根，柳腰一枝，蓮船十丈。屏風上立，薰籠上行。

隄士笑道：「把東西洋姑娘選在裡頭，倒也別緻有趣。」仲蔚道：「這兩人不秋鶴密信薦來的麼？到底你送到那裡呢？」介侯把上項事說了一遍，隄士道：「冷柔仙、向雲仙、杜秋仙幾個人也應該選在上邊。」仲蔚道：「你不見他的小引麼？明明說漏的多，他亦不過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便了。」介侯道：「本來孔子說的，舉爾所知，我們添上幾人，就是爾所不知，人其捨諸的意思。」三人談了一回，已是天晚。仲蔚留他們吃了夜飯，方才散去。

光陰易過，忽忽已是二十七。各人安排年事，數日皆不能相見。那晚伯琴正在祭神，忽報顧老太太申刻仙逝。伯琴嚇了一跳，連忙進去告訴岳母吳顧氏。顧太太是老太太的女兒，老太太病後，一向在顧府。今日同女婿過年，所以暫時回來，打算次早再去。一聞這信，驚得呆了，哭哭啼啼的同女兒喜珍上了車便走。伯琴把年草草不工的過了，只見介侯走了來，說道：「你知道顧太太伯母作古麼？」伯琴道：「我也是才得了信，岳母同內子已去了，這回我們兩人同去罷。」介侯道：「甚好。」於是伯琴僱了馬車，就請雲貞妹子看好了家，說：「我是要明日回家呢！」說著，二人匆匆去了，甫到顧府，只見門前已經燒著衣服紙錠等物，裡邊一片哭聲。衛傳楊泰接著說道：「孫姑爺、喬老爺快進去罷，他們都來了。」二人進去，只見小廝們在廳上把掛的書畫屏對取下來，走到外書房，知三等通說道：「你們這回子才來，有事同孫姑爺商量呢！」伯琴道：「我須得到裡邊去轉一回。」介侯道：「我也去去。」說著就走了。一回子出來，眾人在那裡議論殯禮。知三向定侯道：「你替我到電報局去打一個電報到橫濱，請老表伯立刻回申。還有寶應、揚州也須各打一個電信去。」定侯立刻叫華勤駕了東洋車去了。隄士道：「還有近親至友也須去報個喪。」知三道：「裡面玠大妹子已在那裡張羅，不必吾等費心。不過老太太的棺材寄在揚州庵裡，可也來不及取回，怎樣呢？」隄士道：「當日搬家沒帶麼？」仲蔚道：「好好的搬家，巴巴的帶這個東西，豈不忌諱？」伯琴道：「我們舖子裡有一件東西極好的，恐怕中國沒得這個風俗，太太也不肯答應。」知三道：「我上回看見你舖子裡一口婺源棺木在那裡，以為什麼稀罕。我們家鄉出那個東西，好的很多，這裡的人多看不上眼。我的意思要找一具陰沉木的。」伯琴道：「陰沉木那裡有找處？就有恐怕也要到外埠去尋，十天八天的不定。我那裡的是比陰沉木勝十倍呢！」隄士道：「到底什麼東西？」伯琴道：「今年秋天有一個西洋人回去，把屋中東西都要一氣拍賣，我們貪他便宜，一起受了。裡頭有一口磁碗砂燒成的棺材，除卻蓋的接口，其餘是天衣無縫的。蓋上在面孔地方，有一月洞，嵌著一塊厚玻璃，也用磁汁灌牢的。旁邊每一首，各有兩個銅環，又玲瓏，又結實。因價錢太貴，沒人肯要，不知他用得用不得？」知三道：「好是極好，怕裡頭不要。表伯又不在家裡，誰人做主呢？你自己去請你岳母太太同太太示下。」伯琴道：「也是。」就去了，仲蔚歎氣道：「那裡一月不好死人，到這個年盡歲關才死，累得大家不舒服。姻表伯又在外洋，今日寄了電信去，若就動身，倒還趕得及除夕到。若沒船，就不能見面了。」說著，介侯進來了，說道：「險些兒不能寄，揚州寶應電報局明兒早上，除官報，軍報之外，通止數了。須明年正月初四才開電盤，日本報是在大東公司寄的，我問他今日寄到了，倘明早就行，今年可否趕到，他們有知道的說四十八點鐘總可以趕到。若在長崎走，一夜天就可以到了。」只見伯琴出來，搖著頭道：「不與。」知三道：「我知道不與的。」伯琴道：「太太倒隨便，說外國本來通行這個規矩，只有我那一位岳太太不肯，說沒見人放在磁棺材裡。況且又沒縫，又不透氣，葬了不得地氣，子孫關害的。太太聽他說，也不敢要了，怎麼計較呢？」介侯道：「你們不是商量要用磁棺麼？」隄士道：「是啣，顧太太不許。」介侯道：「我剛才打報叫老世伯速給回電，我問他一句問他可用磁棺？因我一個西洋朋友有那個磁棺，他九月裡回去了，寄在朋友那裡拍賣。放得久了，沒人用，所以問這一句，明早恐怕就有回電來呢！」伯琴笑道：「你說這個是不是意大利人叫密士低司麼？」介侯道：「不知他那國人，名字真是這個。聽說前途受寄的一家，好似名地維什麼洋行。」又發怔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地維下邊一個字想不出了。」伯琴笑道：「可是地維德？」介侯笑道：「一些不差，你怎麼曉得？」伯琴笑道：「才說的就是這個，已經到了我舖子裡了。」介侯道：「更好。」只聽外邊和尚尼姑都來了，便在迎暉堂分班轉殮，唸經，誦往生咒接引呢。通德堂、養志堂的火點得通明，顧府上上下下的人忙了一夜。有睡的，有沒睡的，蘭生只管哭，也不能辦事。玠堅小姐倒極忙，外邊除介侯、仲蔚、隄士回去外，伯琴只得住在內書房鏡齊。到了次日，伯琴因號事要緊，只得回去。介侯等也不得空，外邊通由胡順唐料理。日本果有回電，說今午坐火車到長崎，趕緊就回，殮用磁棺極好。順唐就差秦成到伯琴舖裡找了十幾個人，把磁棺抬回，就有知己的親友陸續前來探喪，就在迎暉堂當中停靈。這日外邊的事務倒還簡靜，裡邊玠姑娘就忙得很。一早起來，略略梳洗，先將執事派起來，在議事廳立了一個喪房。雲錦守靈，不肯辦事。許夫人敬他有義，也不強他，其餘均須辦事。玠堅特派月佩總管銀錢出入，駱管收發內外物件。百吉總管接引女客，春喜總管收禮回禮，開發車轎力錢。阿秀總管各處燈盞、燈油、蠟燭、煙紙，秋紅總管廚房，開發酒飯席面，湯家媽總管打掃各處，孟大姐總管內茶房，孟大姐、朱大姐總管內廚房，王媽、夏媽值日傳事，霞裳總巡各處，如有貪賴無弊不遵約束，即以家法從事，其餘均在議事廳外間伺候差遣。外邊男僕均由胡順唐派，徐起總管收禮、回禮，開發車轎力錢，孟守總管收發內外物件，顧壽總管各處燈盞油燭煙紙，顧喜總管酒席，解樊、解克總管茶房，狄清狄威總管打掃，尚行、夏效總管買辦物件，米珠、莘桂總管廚房及發出席面，松風專值內書房，水月專值外書房，新來的柳煙、梅雪值外賬房，周全專值會客廳。養志堂派陰順、通德堂派羊昌值管。秦成總管內外巡察，衛傳、楊泰專候迎送通報，茹飛習成服轎辛勤專司車轎，其餘小廝均在前廳聽候差遣。內外男女執事均須和衷共濟，一氣相通，不准推諉，把內外故示區別。喪帳房則設在通德堂西書房，即請知三、仲蔚、隄士三人，所有銀錢悉歸管理。就是內喪房的總付總收亦歸賬房順唐，伯

琴、獻之、介侯、周全陪客。分派已定，傳論僕婦小斯丫頭人等說道：「上頭所派的執事，人殮同七七出殯之期，最為要緊，不可疏忽取咎。其餘日子，倘無要事，方可歇息，但須各自知照同事。上頭差喚及客人來往，如本人不在，須由同事代辦。如同事不允，本人擅自離開，致誤職守者，小則示罰，大者答責。」於是大家兢兢業業操心起來，是日事務尚簡，惟外邊有十餘位男客。知三陪著講話，珩堅就來請知三進去商擬哀啟帖。知三一個人那裡得空，回道：「明兒等賁士等來了再擬罷。」珩堅道：「明兒那裡得空做這個，不如我來擬了，叫爺們再改罷！」於是就提起筆來寫道：

哀啟者，先慈氣體充足，秉性幽嫻。自歸先君事先王，父德昌公，先祖母怡色柔聲，先意承志，朝夕必朝，寒暑不輟。待妯娌和藹無爭，御下寬容，終身無疾。言遽色，性好施，與遇戚族中之貧乏者，輒周濟之。雖典釵鬻衣不少吝，自奉則又節儉。偶得甘旨，即奉堂上，或轉贈同輩。及不孝等已則淡泊自甘，至人皆厭棄，始以自食。當來歸，先君之日，黃巾逆燄，扇禍方張。先大父方從軍荊襄揚州，商引疲弊，時合家僑寓維揚。先叔祖，先叔祖妣及：先叔父母，均一室共爨。食指浩繁，中饋每慮不給。先慈見大勢中落，守此必不能適。先大父陣亡，先祖母相繼故。先慈呼搶難名，淚盡繼之以血。先群亦因是得病，臥牀二年餘。先慈日侍湯藥，無須吏離，疾大漸。先慈■臂和藥以進，終不效，竟背不孝等而逝。先慈連膺大故，哀毀骨立，家亦分析，不孝方采芹香。承襲祖蔭，而屢試不售。時中西互市，洋商聲勢恢張，習此輒利市三倍。先慈曰：此成敗之機也。命不孝棄詩書，事籌算，不孝不忍遠離。先茲叱曰：吾年尚健，針指亦可以自奉。汝戀妻室，不思復先業耶？汝違言，吾不食，不孝乃行。臨行之日，先慈與不孝約，謂許汝五年別，不必與聞家事。有所蓄，可先結交樹根本。五年後，吾交卸矣。不孝謹受教，先習西國語言，赴香港，即至日本，籌策勞勞。至有今日，皆先慈愛護訓教之力也。不孝膝下久離，方在本籍，購屋一區，冀即罷買而歸以伸孀慕，竟於某年月日起病，始僅寒熱，疑為內症，三日後，忽患腰痛，紅腫如桃，知變疽毒。先慈平日身體素堅，方冀趕延延醫，可占勿藥，詎我生不佑降。此鞠凶百計求痊，參苓罔效，於本年十二月二個七日申刻，囑咐家事，料理從容，竟棄不孝等而長逝，享年六十九歲。不孝親視含殮，尊制成服。呼搶哀哀，曷有暨極。當此卒膺大故，殘喘苟延。瀝血下忱，不得不遍為哀告。語無倫次，伏乞垂鑒。棘人顧莊泣血稽顙

珩堅擬好了，月佩錄了出來，且自藏好。

是日僅有十二位尼姑念血盆經，珩堅也乏了，要去睡一回子。就出議事廳東側門由廊下內茶房旁邊向北，穿過月佩房，到自己房裡。有兩個小丫頭跟著替珩堅展開了衾子，伏侍他睡下，把門簾下好，兩個丫頭在外房坐著伺候。有張老媽子進來，到外房回事，小丫頭搖著手，叫他不要高聲，姑娘才睡呢。珩堅道：「外房誰說話？」小丫頭埋怨道：「通是你老媽婦，誰替你耽不是？」因道：「張媽子跑了進來，毫無規矩。」又輕輕的指著張媽子罵道：「老東西，你自己回去。」珩堅道：「跑來幹什麼？」張媽只得揭起了門簾，就立在簾外稟道：「回姑娘候補道梁公館裡太太同謝湘君、林燕卿兩位姑娘說明日要求送殮。請姑娘示下，還是差人先去擋駕？還是讓他明天來？」珩堅申斥道：「這個事還要回我，我怎樣派你們的？放著百吉那裡不去回，我有幾千條心孔兒，通要管到你們茄兒瓜兒的事呢？」張媽子只得再回道：「已經回過了百吉姑娘，百吉姑娘說裡頭還有分別，所以差奴才來回姑娘的。」珩堅喝道：「你倒是能幹的，說話也圓，心孔也巧，百吉那裡回了，你就奉他的命，不好回霞裳麼？沒才幹的東西！」唬得張媽子連忙退了出來，小丫頭指著笑道：「如何？這個釘子碰得好不好？你也自己不想想，這個嘴臉就好到姑娘那邊來回事。我告訴你，就是百吉姑娘親自來回，他這回子要睡，也不敢驚動他呢！」張媽子一聲兒不言語，逕去了，就把這話回了百吉。百吉與霞裳商量，霞裳道：「我看這梁太太那裡須去擋駕，那姓謝姓林的二位姑娘不必去擋駕，他們這裡常來的，太太又都認得，又是老太太在生時交接過的，他也不過盡一點心意兒。」百吉道：「我也這個想，就是這麼著罷。」於是喚傳事，外面就一疊連聲喚傳事，媽子喚了七八聲，不答應。一回有一個夏媽進來，霞裳看了一看，道：「你可有空，叫了就来？」夏媽道：「今日姑娘派了執事，我們兩個傳事的議定，從今日起問日輪當，今兒應該是王媽。」霞裳冷笑道：「原來你們自己定了這個萬國公例，一些兒不能通融的。倒是我傳差了，要等你一個，應該傳事在那裡方好傳事呢！」這時王媽也趑趄著腳，趑趄的進來，立在夏媽旁邊。霞裳一眼看著，就鼻子裡哼了一哼道：「王媽，你在那裡呢？」王媽跪下去叩頭道：「傳事的因方才女兒來了，送他出去，在門口講了一回話，一時誤事並非規避。」霞裳道：「夏媽說你們自己定了輪值日期，倒也罷了。你既要同你女兒說說話兒，應該照會一聲夏媽，如上頭傳喚，就去答應，方是和氣辦事的樣兒。就是夏媽見他不在這裡，也應該答應走來。大姑娘上半年吩咐你們的話，說內外男女執事，要和衷共濟，這句話你們記得不記得？」二人一聲兒不言語，一時丫頭僕婦大家都立在議事廳外邊，看這光景，無不肅然。就是暗香、月佩、春喜，也正容肅貌的不敢作聲。有一個小丫頭在外邊同眾人私議道：「姊姊你看今朝霞裳這個狠心的勁勢兒，一朝權在手，真要做出來呢！我想他不過上等的人，雖然稱他姑娘，到底也是同我們一樣的。」這話卻被霞裳聽見了幾句，眼尖一看，卻是許夫人外房看門丫頭名叫鶻兒的，霞裳且不發作，冷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們有了年紀的人，倚老賣老，想霞裳也是一個丫頭，論起理來，還是同事，怕他什麼？況且這回子小姐不在這裡，我們這幾個人也不放在你們眼裡。你們要怎樣，便是怎樣！豈知這個辦的是老太太的要事，誰不當留心些，我既蒙太太姑娘看得起，命我幫辦幫辦，我就當從他的命，管管你們了。情願事務完，再來賠罪罷。」這時候外邊秋紅、阿珠、阿秀通曉得了，恐霞裳招怨，秋紅就私下叫人去稟許夫人，請說一個情，做好做歹放了罷。許夫人道：「他們這些人的脾氣實在可惡，論理應該整頓整頓。不過他兩個人有了些年紀，恐怕受了辱。有別的念頭，不如得過且過罷。」於是就命風環來說情，說太太說為老太太昇天的事，打了他恐老太太魂靈不安，請恕了他下回罷。霞裳初意本來要將太太辦理的，今許夫人既差人說情，豈有不從之理，只得順水推船，說道：「本來要照姑娘的規矩給你們一個利害，警戒警戒。今太太的金面說情，所以便宜了你！」風環向二人道：「聽見麼？還不謝謝。」夏媽也只得跪下來謝了，風環道：「回去罷，下回留心就是了。梁太太那裡去擋駕去！」二人便走出來叫人去辦，霞裳向風環冷笑道：「姊姊你不知道，妹妹也為老太太的千年要好，蒙太太姑娘派了我個總管，他們背地裡罵我，不服我的很多呢！我叫你再看一個人。」因吩咐傳鶻兒，鶻兒知東窗事發，只得進來立在那裡發怔，霞裳道：「你方才說什麼？」鶻兒呆著，一句兒不答，霞裳冷笑道：「你看見我權在手裡，狠心勁勢，打死了多少人。怪道他們不服，連你這毛丫頭都不服起來！本來就將就過了，看你這小小年紀，倒會冀頭裡尋起竹杆來。不給你個利害，我卻負了姑娘的重托！」就命小丫頭去喚秦成，鶻兒慌了，立在那裡抖，風環道：「你不用抖，你只管說。」鶻兒只有抖的分兒，問了半日，那裡有一句話，風環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，是啞巴麼？」鶻兒嚇昏了，說道：「是啞巴子，今年十三歲半了。」風環、月佩、百吉同旁邊的人聽了，大家笑起來，霞裳也笑了。風環笑道：「妹妹你看他小孩子，嚇得這個樣兒，怪可憐見的，也饒了他罷。」就做了主，向鶻兒道：「你下回敢不敢呢？」鶻兒道：「不敢了。」風環道：「下回再犯，你仔細，謝謝姑娘去罷。」鶻兒就同拜觀音的樣子合了掌，揖了一揖，飛風的去了。風環就去回了許夫人。

珩堅睡了一晌起來，小丫頭連忙進去揭開帳子。一個丫頭去捧了臉水來，請珩堅洗了臉，又捧上漱盂請漱了口，把水替他抵一抵頭髮，一面倒了一杯茶來。珩堅喝了一口，就罷了。便出來，丫頭揭起門簾，一個先奔了出去說姑娘出來。值事丫頭就七手八腳的倒茶裝煙放在桌上，暗香、月佩、百吉等皆站起來。珩堅在正中榻上坐下，丫頭連忙在背後去墊好了小靠枕，恐嫌太空，又加上一個野鴨絨白布小枕兒。珩堅隨意用茶，吃些點心。霞裳就把上項事回明了，珩堅道：「便宜了他，要是我在這裡就不得免呢。」自此合府上下，皆畏珩堅明察嚴厲，就見了霞裳等人也服服帖帖的了。珩堅又問別事，眾人道：「有幾件小事兒，都沒要緊的。」珩堅又看了一回賬，也不言語。停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老爺今夜不能回來，幸虧明日申刻入殮，應該趕得及。老爺雖說苦次，沒得常在孝幃的，須在上房騰出一間房子做房。」霞裳道：「已吩咐打掃揩抹去了，牀也端端正正。」珩堅道：「現今歲底，喜姑奶奶有家事的，不得空，須把雪貞姑娘接來照應照應。」月佩回道：「剛才差人去請過，他說要明早來呢，來了，今年不去子。他說要住在姑娘那裡，我想叫暗香姐姐同雲錦去睡，雪姑娘就睡在香姐姐牀上，我就同秋紅睡去。」珩堅道：「不必，就在我房裡再排一榻罷，我們在一房好說說話。」月佩答應著安排去了。珩堅道：「明日要成服了，這些白衣裳少不少？」月佩問暗香道：「剛才數過

幾件？」秋紅道：「爺們的四十八件，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的一百一十一件，男僕的八十九件，老媽子、小丫頭的也一百二十三件，功服、絲麻孝帶三百根，大約差不多了。」珩堅點點頭，便命登了賬。

這日過了，次早起身大家盼望，孝子直到巳刻，士貞方踉蹌到家。走到靈前去搶地呼天的大哭一場，合家也陪他痛哭。士貞又出來謝了眾人，坐了，略談近況。說到老太太，士貞又哭起來。眾人勸了一回，許夫人差人來請了進去，把以前的家常事告訴了一遍。問吉田夫人為何不來，士貞道：「怎麼能來呢？時候又促，店務又多，一個主人不在那裡，怎好開店？明年我打諒叫順唐去替他回來守孝，我命他也是今日成服的。那邊的事忙個不了，我勉強走了，也不帶什麼，只帶一個鋪蓋，一個皮箱，一只竹籃。幸虧到了長崎就有船，所以趕得到。」因問了一回老太太的病原，不覺又哭起來。蘭生、珩堅早已赴空見過了老子，這回子家人男自秦成起、女自霞裳起，通來磕了頭。士貞仍命他各去辦事。這時候送殮的人已紛紛前來，雪貞同伯琴、定候等也都來見過士貞，彼此各談幾句。定候與士貞不認得，士貞就請問了姓名，方才曉得是秋鶴的朋友。心中頗相愛悅。又去看驗一回磁棺，問順唐道：「這是要水銀的。」知三道：「珩妹妹通已辦齊，連白鉛鐵屑也都端整。」士貞心中自是安慰。既而弔孝的人愈多，士貞在幃中答禮。到了晚上，從大門到迎暉堂，孝燈一片。通紮的白藍兩色，布彩也一路直到裡邊。另請一個寧波匠，以備殮後澆棺之用。將近黃昏，掌禮的就命外面升起炮來，樂工等鳴鳴作樂。大門口兩盞大蠹燈，二廳正廳內廳均是一色的籃子明角大蠹燈。一面上寫著「通德堂」三字，一面寫著顧府兩字，又夾雜著保險洋燈玻璃燈。上下人等均穿孝服，在外邊望到裡邊，門戶洞開。但見白漫漫的人頭擠擠，迎暉堂內一片哭聲。匠役司祝安排把鳳冠霞帔穿好了，和尚召靈發牒已畢，掌禮就贊時辰已到，就此安靈。執事人等就移棺出來，士貞抱著頭，蘭生捧了足，哭得淚人兒一般。上海道憲陸公知，士貞與子虛親戚，陸公與子虛向來交密，故此時也來送殮。於是知縣會審委員也不得不到了。幸知三從中陪謝周旋，妥妥帖帖。女人親戚送殮的，俗例均須要哭，那哭聲越發大了。士貞預先吩咐珩堅，今日無論何人前來送殮弔奠，每人給車錢兩角，登列簿上。俟開弔這日較對，如其人仍舊前來弔喪，不論禮之厚薄，情之親疏，或鄰或友，或貧或賤，或認得或不認得，除照常素筵外，每名各謝兩元。這個信傳到外邊，那鄰居窮苦的，就是素無交情，也要買幾串紙錢前來送殮，因此擁擠得不堪。秦成帶著幾個小廝內內外外的巡察，又請保甲局發了八名巡丁在門口彈壓。馬車、東洋車、羊角車路上歇滿，轎子通擱在裡面西門口空地上。珩堅送了殮，大哭了一回，又到議事廳整理出的，進的，發的，收的，登記的，消去的，均清清楚楚。一回要總帳房去支錢，一回又有夫役人等前來算帳，真正忙得吃飯也沒空兒。幸虧執事預先派定，大家按部就班，直到三更後，方陸續散去。就命把傢伙一處一處的收拾，士貞夫婦實在受不得就在孝幃打盹。蘭哥兒出去談了一回，也進來睡。不過膽小，黏住了霞裳要去陪他，霞裳道：「小祖宗，我還有事呢！那個老媽子在房裡陪好不好？」未知蘭生如何，且看下章所述。